

器作最有效的準備」，即建設現代化空軍之解釋。故有田防衛廳長官去年就任後，立刻採用美國「F4E」幽靈式戰鬥機，依照該廳計劃至一九七六年第四次防衛計劃完成時，共製造上項飛機一〇四架，編成四個飛行隊，每隊十八架共七十二架，其餘卅二架作教練之用，此項飛機之最初二架係向美國購置，其餘全部自造。由此可想見其工藝之進步，及其以後軍力之發展。今年八月初，國會又強制通過了「防衛廳設置法及自衛隊法修正案」，而對陸海空自衛隊總兵力，都作了相當的增加。

這些，已可看出日本一至三次的防衛計劃，在建軍的構想、與三軍的質量和數量上，均已逐漸加強。而其預定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以前草擬完成的第四次「防衛五年計劃」——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六年——的基本構想，則是「及早建立能有效抵抗傳統武器局部戰爭的防衛體制」，并特別強調「自主防衛」。它的具體重點是：從琉球之地理特性注意其機動力與獨立性；加強海上防衛力量；充實空中攻擊機能；更新各種裝備並使之現代化；促進技術的研究

毛共和阿共的「造反」友誼

尹慶耀

一 毛、蘇、阿共關係的演變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周恩來出席了阿爾巴尼亞駐平「大使」喬爾吉 博為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五週年舉行的招待會，他在講話中說：「中阿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共同鬥爭中，結成了深刻的革命友誼和戰鬥團結。我們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是說，毛共和阿爾巴尼亞，是所謂「三反」鬥爭中的難兄難弟。

周恩來的話並非完全虛構。當初，毛、阿共黨是爲了「反」而團結；如今，毛、阿共黨的團結仍然是爲了「反」。

阿爾巴尼亞是巴爾幹的蕞爾小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赤化之初，它是南

發展與裝備國產化；並建立獨立的警報系統。我們要切實認清，這就是進入「軍事大國」的步驟。

十一月廿三日，佐藤首相在舊金山記者招待會所說：「日本憲法禁止重整軍備，本人也無意使日本重新武裝，不過憲法所規定的是禁止日本有攻擊力量，並非否定整備自衛力，今後日本將配合經濟發展進行自衛力量整建工作」。也就是上項第四次「防衛五年計劃」的說明。

如所周知，發展軍備繫於工業潛力，并不在於現有武器成品之數量。美國一手復興日本之後，今又拱送以強大擴展之機，其他亞洲國家如不自強，日本如不懲前毖後，則其所建「現代化」、「國產化」、與偵察衛星（獨立警報系統）之軍力，以之「攻擊」共黨集團雖尚不足，以使鄰邦戒懼則有餘。令人惋惜的，美國似在矛盾中作自我解嘲。

令人欽佩的，日本善於利用矛盾自我壯大。

我們則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斯拉夫的附庸，對蘇聯來說，它只是附庸的附庸。當時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抱有野心，是獲得蘇聯默認的。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成立，參加者爲蘇、南、保、羅、匈、波、法、義、捷共黨，而阿共不與焉，可見它地位的低下。

由於蘇南反目，一九四八年六月情報局第三次大會，決議開除南共，史達林在東歐大事整肅狄托主義者。阿爾巴尼亞也乘機「反」南，整肅了親南的內政部長佐治（Koci Xoxe），企圖擺脫南斯拉夫的控制，升級爲蘇聯的直接附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共偽政權成立，就在同一月內，歐洲各共產國家，如蘇聯（二日）、保加利亞（三日）、羅馬尼亞（三日）、匈牙利（四日）、捷克（五日）、南斯拉夫（五日）、波蘭（五日）等，對毛共偽政權

相繼予以承認并建立外交關係。只有阿爾巴尼亞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始與毛共建交，除當時尚未成立政權的東德（註一）外，阿爾巴尼亞要算東歐與毛共打交道最遲的一個共產政權。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對阿爾巴尼亞第一次貸款協定簽字，并贈予一〇〇萬盧布，以紀念阿解放十週年。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日，黑魯曉夫等訪問南斯拉夫，企圖與狄托重拾舊歡。想來阿爾巴尼亞首腦的心頭，對毛共會有些感激，對黑魯曉夫的作為，當有些不是味兒。

一九五六年二月，黑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發動反史，是毛共的毛澤東和阿共的霍查（Enver Hoxha）所不贊成的。反史運動引起東歐的動亂，蘇南關係再趨低潮。一九五六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毛共一面派周恩來赴東歐為蘇聯收拾善後，一面大肆抨擊大國沙文主義。一九五七年八月一、二日黑魯曉夫與狄托在布加勒斯特會談，聯合公報聲稱：「對於努力排除障礙，以全面改善兩國關係，雙方意見一致」。這顯示着蘇、毛、南關係的微妙變化。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四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南共）發表了它的綱領草案，并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中通過。蘇聯於四月十八日的「共產黨人」和五月九日的「真理報」上，對南共綱領大肆抨擊，各國共黨競相效尤。五月五日鄧小平在毛共八全二次會議「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中，曾斥南共綱領是「醜化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美化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同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標題為「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這個現代修正主義的稱號，就加在南共頭上。

二十三日，毛共八全二次會議曾通過「關於莫斯科會議的決議」，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各國共黨的莫斯科會議，却開啓了毛共和蘇共理論鬥爭的契機。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的左傾冒進政策，更加速了毛共與蘇共的分裂。此後毛共攻擊南斯拉夫，也常是指桑罵槐，藉以影射蘇聯本身。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黑魯曉夫訪問阿爾巴尼亞，聯合公報中關於南斯拉夫問題，聲言不助長對立關係的尖銳化，并高調設置巴爾幹半島和亞德里亞海的非核武裝地帶、發展同南斯拉夫的關係。這些，有助於蘇聯對毛共的鬥爭，以及黑魯曉夫訪美的「和平共處」姿態，但在阿爾巴

毛共和阿共的「造反」友誼

尼亞無疑是處於被動而感覺不便。

根據霍查的說法，蘇阿關係的惡化，「一九六〇年六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是起點」。但「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之前，就已經在一些思想性和政治性的問題上存在着分歧」（註二）。

在毛、蘇、阿共的關係上，一九六〇年確是重要的一年。那年五月十二日，蘇共中央會函邀毛澤東到蘇聯靜養，去視察一下蘇聯國民的生活，他當然不會去。六月五日至八日，北平召開世界工聯理事會第十一屆會議，毛共以U二機事件為背景，猛烈抨擊蘇聯的和平共處路線。六月十七日，蘇聯通知毛共，要在一個月內撤退在大陸的蘇聯專家。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羅馬尼亞工人黨（註三）第三次代表大會，同時舉行社會主義國家共黨代表會議，彭真與黑魯曉夫拍桌對罵，與會共黨代表均同調蘇共。當時霍查並未出席，阿共代表團由謝胡（Mehmet Shehu）率領，他獨站在毛共一邊。八月十三日蘇共中央邀阿共首腦舉行兩黨會談，阿共於二十九日予以拒絕。

同年十一月莫斯科舉行八十一國共黨代表會議，毛共、蘇共鬥爭激烈。鄧小平以四小時半的時間宣讀長達一〇八頁的冗長報告，說明毛共的觀點。會議所發「聲明」，在達成協議前曾經三百次修正。會中阿共第一書記霍查和總理謝胡，與保共第一書記日夫可夫（T. Zhivkov）、蘇共中央書記柯茲洛夫（E.R. Kozlov）發生衝突，霍查不待會終即行返國。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日，阿共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親毛共態度愈明顯。同月二十日，蘇共中央對阿共反蘇態度提出警告。五月十五日，阿爾巴尼亞將親蘇份子處刑。六月間蘇聯潛艇從阿爾巴尼亞基地撤退。七月六日阿共中央致函蘇共，謂兩黨意見分歧，不應擴大影響到國家關係，但八月間蘇聯駐阿大使就被召返國。十月十七日至三十一日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阿共未被邀出席，黑魯曉夫於十七日率先抨擊阿共。十九日周恩來在演說中稱：「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於敵人的面前，不能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鄭重的態度」。他不待大會結束就返回北平。此後各國共黨代表大約五十人繼續責難阿共。二十七日黑魯曉夫在總結發言裏說：「如果中國同志願意出力使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同各兄弟黨的關係正常化，那末，未必有誰會比中國共產黨更好地促進這一任務的解決」。然而，毛共在「人民日報」上陸續刊出各黨代表抨擊阿共的發言特集，并於十一月八日

發表慶祝阿共建黨二十週年紀念社論，正式表明支持阿爾巴尼亞的立場。十二月十日蘇聯對阿絕交，開共產國家相互關係之未有的先例。

二 毛、阿共對捷克事件的反應

蘇聯對於阿爾巴尼亞，同樣使用過內部顛覆和經濟制裁等等手段，但也和對付毛共一樣不曾生效，反而促成毛、阿共黨的合作。一九五四年毛共對阿貸款一、五〇〇萬美元。一九五九年一月第二次貸款一、三七五萬美元。

一九六一年二月與阿爾巴尼亞締結通商航海協定，給予第三次貸款一億一、二五〇萬新盧布，這對經過一九六〇年的旱災，以及蘇聯撤援並催還欠債的阿爾巴尼亞說來，確屬應時之舉，於是毛、阿共黨在古巴事件以及反對召開第三次世界共黨會議的鬥爭中，就沆瀣一氣，成爲反蘇的急先鋒。

阿爾巴尼亞並未跟隨毛共實行文化大革命，然而它却是共產集團中對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加以稱讚的唯一國家，也是每年十月一日照例派遣黨政代表團參加偽慶的唯一國家。但自從蘇阿絕交後，它就不再曾參加蘇聯東歐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和華沙公約組織的活動。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深夜，蘇聯、波蘭、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五國軍隊侵入捷克，那使得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同感震驚，擔心自己會成爲蘇聯下一次武裝入侵的目標。九月十三日，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通過法令，正式退出華沙公約。表面理由是指責「華沙條約已遭到粗暴的踐踏，已從一個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變成一個進攻自己成員國的手段」。實際上它是害怕蘇聯藉華約聯軍演習的名義，強行進入阿境。

毛共認爲蘇聯武裝侵捷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很清楚，蘇聯如能鞏固的控制了東歐，就更有餘裕在遠東來對付毛共自己。因此，「人民日報」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即蘇聯侵捷後的第三天，直斥蘇聯爲社會帝國主義。那是說只要蘇聯把軍隊派往別的國內，那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絕不能用什麼社會主義大家庭等等說法來掩飾的。同日晚，周恩來在羅馬尼亞「大使館」的招待會上，聲言支持羅馬尼亞人民抵抗外來的侵略。九月十七日

，毛、林、周致電霍查及謝胡，支持阿爾巴尼亞退出華沙公約，稱讚「這是對蘇修叛徒集團的又一沉重打擊，是對東歐各國人民反對蘇修叛徒集團鬥爭的巨大鼓舞」。且聲言「如果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及其走狗胆敢

動阿爾巴尼亞一根毫毛，等着它們的只能是徹底的、可恥的無可挽回的失敗」。更公然宣稱：「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

同年十月一日，霍查在毛共駐地拉那的「大使館」招待會上說：「阿爾巴尼亞的敵人，以爲阿爾巴尼亞的盟國偉大的中國（毛共）離我們太遠，不能及時給我們援助，因而自以爲得意，但是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他說：「這種援助是閃電般快的」。其時，阿爾巴尼亞的黨政代表團由阿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巴盧庫率領，在中國大陸參加爲慶的紀念活動。他曾在平與毛共商談過軍援問題，並獲准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訪問，而該自治區中央的羅布泊就是毛共的核爆試驗場，平時是不許外人入內的。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光榮的戰鬥的前進」的社論，以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四週年。社論稱讚阿爾巴尼亞「變成爲一個不可動搖的紅色堡壘」。警告「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把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視爲眼中釘，不擇手段地進行破壞和威脅。但是，英雄的阿爾巴尼亞像巨人一樣屹立於歐洲大陸上，它是任何反革命力量都嚇不倒、壓不垮、攻不破的。美帝、蘇修及其走狗如果胆敢碰一下阿爾巴尼亞，一定要遭到徹底的、可恥的、無可挽回的失敗」。

同年前往阿爾巴尼亞參加慶祝活動的毛共黨政軍代表團，是由毛共中央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率領，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抵地拉那。其時外傳雙方簽訂防禦協定，使毛共得在阿爾巴尼亞的亞德里亞海岸，設置海軍及飛彈基地，而毛共製飛彈正保衛着阿爾巴尼亞的領空。

當年黑魯曉夫冒然從阿爾巴尼亞的沙古島撤退其八艘潛艇，放棄對阿國佛羅內海港的利用，實係一大失策。如今毛共插足在那裏，它不僅可利用來作爲向中東、北非進出的跳板；更可利用來破壞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使它對進一步壓迫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都要存有戒心了。

三 蘇共暫難拆散毛、阿共的「團結」

捷克事件後，毛共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底，舉行了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全會公報指責「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得到了蘇修的默認和支持，而蘇修叛徒集團公開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認和支持。他們這種醜惡的政治交易已經徹頭徹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他們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動，加深了帝國主義集團和修正主義集團的內部矛盾，促進了美帝和蘇修國內被壓迫人民羣衆的覺悟，同時正在激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反對美帝和蘇修的新的偉大鬥爭高潮」。在這樣一種假定下，毛共就宣稱「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和政策，同世界各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在一起，堅決支持英勇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鬥爭，堅決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的戰爭進行到底，堅決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一切正義鬥爭」。在這裏，毛共正式提出它的三反路線，並且呼籲要組成三反的統一戰線。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毛共和蘇聯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毛共又指責蘇聯爲新沙皇，如此，蘇聯就可躋於舊帝國主義之林了。

四月一日毛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把三反路線正式載入它的新黨章中。林彪在他向九大提出的政治報告裏，提出了九個「堅決支持」，而第一個仍然是「堅決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鬥爭」。

毛共始終把阿共當作它三反路線上的忠實夥伴。如前所述，這對難兄難弟的最初結合，就是由於反南反蘇的結果。然而，三反鬥爭反到現在，情勢也會多少有些變化，即使那不是本質的變，但在形式上，目前的鬥爭確實有些微妙而複雜了。

首先，是蘇聯進兵捷克多少改變了東歐的政治地圖。蘇聯如果繼續進逼，巴爾幹的國家爲了自衛，或許須要暫時緩和彼此間的衝突。針對此一形勢，毛共在那裏，也有了不同的作法。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毛共駐捷克「使館」舉行招待會，曾經東邁南斯拉夫駐捷人員參加。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毛共和南斯拉夫簽訂了貿易與支付協定。十月底毛共貨輪抵南，「新華社」記者也前往貝爾格萊德。毛共很久已不再抨擊南共爲現代修正主義。十一月十日毛共以二萬九千美元慰問南國震災。同月二十日南外交部發言人稱，毛共與南斯拉夫將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

毛共與蘇聯在邊界上的武裝衝突繼續擴延，已有爆發爲一場正式戰爭的危險。毛共內部不團結，各級機構不健全，備戰工作不充分，與蘇聯相較，其軍事力量處於絕對劣勢，乃於十月二十日與蘇聯在北平舉行副部長級談判，冀能取得協議暫時減緩戰爭危機。

毛共和南斯拉夫所圖改善的是「國家」關係，並不影響其意識形態的對

毛共和阿共的「造反」友誼

立；毛共與蘇聯的談判，也只是希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國家關係正常化」，而「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註四）。這等於說北平談判，只是將軍事鬥爭轉向政治鬥爭。

總之，上述兩件事都是毛共的鬥爭策略，但阿爾巴尼亞會作何想法呢？或許蘇聯認爲可乘此機會，對毛、阿共黨加以離間，乃於一九六九年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五週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紀念時，較之往常特別對阿共表示好感。蘇聯政府曾馳電致賀，「新時代」週刊和「真理報」、「消息報」都有紀念文章，莫斯科電視台還放映了有關阿爾巴尼亞的影片。

十一月二十六日「塔斯社」報導的「新時代」論文內容，強調蘇阿「兩國人民具有在反法西斯共同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傳統友誼」。認爲「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生死利益」。

同月二十八日「真理報」論文，強調蘇軍在巴爾幹打擊德軍，爲阿爾巴尼亞的解放創造了良好的局面。蘇聯的幫助和支持，有益於阿爾巴尼亞的經濟發展。但文章把阿爾巴尼亞領導階層和人民加以區別說：「遺憾的是，阿爾巴尼亞領導採取的方針，把阿爾巴尼亞置於孤立地位，損害它的社會主義事業以及各國人民的共同反帝鬥爭」。又說：「蘇聯以前一向是，現在仍然是主張同阿爾巴尼亞人民友好合作，這是我們的原則路線。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以此爲出發點，以前是，現在仍然是主張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使蘇阿關係正常化。這符合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人民的利益，而首先符合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利益」。「在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五週年的這一天，蘇聯人民向阿爾巴尼亞人民致以兄弟般的敬意，並且表示希望阿爾巴尼亞將重新回到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行列中來。」（註五）

「消息報」的文章發表於十一月三十日，也許由於阿爾巴尼亞的反應不佳，它的措詞似乎比較嚴厲一些。但仍稱「蘇聯人民深信……蘇聯阿爾巴尼亞友好終將獲勝，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將再度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佔一重要地位」。

蘇聯想示好阿爾巴尼亞，作爲對毛共鬥爭的一項毛法。然而毛阿共黨多年的勾結，也並不容易輕而拆散。

當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珍寶島事件爆發後，阿共的「人民之聲報」就於

五日發表題為「蘇修的反華挑釁和陰謀必將遭到可恥的失敗」的社論，指責蘇聯所有挑釁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矛頭指向毛共的一系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陰謀中的一個部分，來源於企圖主宰世界和扼殺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蘇、美「神聖同盟」。六日，其「戰士報」又發表文章，提出類似的譴責。四月二日阿共中央給毛共「九大」的賀電中，稱頌毛共是「世界革命的堡壘，是各國人民自由和獨立的後盾」。聲言雙方的「友誼和團結，在反對共同敵人、保衛和爭取我們的偉大共同事業勝利的共同鬥爭的烈火中，得到了鍛煉」。

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毛共和阿爾巴尼亞建交二十週年，「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中阿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萬歲」的社論。「人民之聲報」也發表慶祝社論，以「牢不可破的友誼日益加強和發展」為題。

據十二月三日日文「產經新聞」報導，十一月二十三日姬鵬飛出席阿駐平的喬爾吉·羅博「大使」慶祝建交二十週年招待會時，講話中指名攻擊「蘇聯現代修正主義領導集團」，「新華社」二十四日午前一時的電訊中，將蘇聯字樣刪去，那自然是顧及了當時正在北平與蘇聯進行的談判。但約三小時後又特電更正，再把「蘇聯」字樣加入，那證明和蘇聯的談判不如和阿共的感情重要。

十一月二十九日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五週年時，「新華社」於二十七、二十九兩日，連續發出題為「中阿兩國人民永遠團結、戰鬥、勝利在一起」及「中阿友誼比山高」的文章和電訊。「人民日報」於二十九日發表社論慶祝，標題為「英雄的人民，輝煌的勝利」。

二十八日毛、林、周馳電霍查、列希（人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及謝胡致賀。二十九日周恩來率領高級共僑多人出席了羅博的招待會。毛共並派遣李先念率領黨政代表團赴阿參加慶祝活動。

在毛、林、周的賀電中，讚揚「阿爾巴尼亞人民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進行了英勇的鬥爭，對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今天，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已經成為支援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爭取解放鬥爭的一座堅強堡壘」。

毛共的慶祝文章和周恩來等的講話中，毫無顧忌的指名攻擊蘇聯。而羅博「大使」在招待會中，更直指「蘇修頭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人，是革

命和社會主義的敵人，是包括蘇聯人民在內的敵人」。以致在場的波蘭、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東德五國代表相率離席。

四 結語

毛共在文革期中，在經濟困難的時期，都不曾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雙方曾在平簽訂「關於中國給予阿爾巴尼亞貸款的協定」、「關於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技術援助和供應成套設備的議定書」、「關於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單項機器設備、各種材料和船隻的議定書」，同時還簽訂了「關於一九六九年交換貨物和付款的議定書」、「關於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九年使用中國貸款的議定書」。

貸款協定是由李先念和阿爾巴尼亞的副總理阿迪爾·查爾查尼代表雙方簽字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阿國第六屆人民議會第七次會議中，查爾查尼報告，根據上述協定，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間，毛共將向阿提供又一筆巨額無息貸款。從一九六九年開始，阿將在毛共援助下建設三十項重要工程。而同年十二月二日「日本經濟新聞」透露，同年中阿從毛共獲得約二億美元的貸款。

毛共不顧大陸人民的死活，以鉅金收買阿爾巴尼亞的友誼，在短期之內，二者當可攜手「造反」。不過，像毛澤東所謂「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兩黨、兩國人民，一定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那是絕對靠不住的。它們為「造反」而「戰鬥」，固然絕不會有什麼「勝利」。時至今日，誰還會相信共黨相互間會有永恆的「團結」與友誼！

註一：東德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五日起成立政府，同年十月十二日毛共派姬鵬飛為駐東德代表團長。註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九日霍查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成立二十週年和十月革命四十四週年慶祝會上的講話。註三：第二次大戰後，羅共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稱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代表大會中，又改名羅馬尼亞共產黨。註四：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毛共有關邊界談判的聲明。按「和平共處」乃共黨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毛共聲明中首次用之於蘇聯，即可代表毛共對雙方談判的基本立場。註五：文字根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莫斯科華語廣播。